歐陽修集/卷07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易童子問卷一 ◄

歐陽修集
卷七十七 · 易童子問卷二

► 易童子問卷三

童子問曰：「履險蹈難謂之《蹇》，解難濟險謂之《解》，二卦之義相反而辭同，皆曰『利西南』者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聖人於二卦，辭則同而義則異，各於其《彖》言之矣。《蹇》之《彖》曰『往得中也』，《解》之《彖》曰『往得眾也』者是已。西南，坤也，坤道主順。凡居蹇難者，以順而後免於患。然順過乎柔，則入於邪。必順而不失其正，故曰『往得中也』；解難者必順人之所欲，故曰『往得眾也』。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『《損》，損下益上』，『《益》，損上益下』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上君而下民也。損民而益君，損矣；損君而益民，益矣。《語》曰『百姓足，君孰與不足』，此之謂也。」童子又曰：「《損》之《象》曰『君子以懲忿窒欲』，《益》之《象》曰『君子以見善則遷，有過則改』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嗚呼！君子者天下係焉，其一身之損益，天下之利害也。君子之自損者忿欲爾，自益者遷善而改過爾。然而肆其忿欲者，豈止一身之損哉？天下有被其害者矣。遷善而改過者，豈止一己之益哉？天下有蒙其利者矣。」童子曰：「君子亦有過乎？」曰：「湯、孔子，聖人也，皆有過矣。君子與眾人同者，不免乎有過也。其異乎眾人者，過而能改也。湯、孔子不免有過，則《易》之所謂《損》、《益》者，豈止一身之損益哉？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『《夬》，不利即戎』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謂其已甚也，去小人者不可盡，蓋君子者養小人者也。小人之道長，斯害矣，不可以不去也；小人之道已衰，君子之利及乎天下矣，則必使小人受其賜而知君子之可尊也。故不可使小人而害君子，必以君子而養小人。《夬》，剛決柔之卦也。五陽而一陰，決之雖易，而聖人不欲其盡決也，故

其《彖》曰『所尚乃窮也』。小人盛則決之，衰則養之，使知君子之為利，故其《象》曰『君子以施祿及下』。小人已衰，君子已盛，物極而必反，不可以不懼，故其《象》又曰『居德則忌』。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『《困》，亨。貞大人吉，無咎』，其《彖》曰『險以說，困而不失其所，亨』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困，亨者，困極而後亨，物之常理也，所謂《易》窮則變，變則通也。困而不失其所，亨』者，在困而亨也，惟君子能之。其曰『險以說』者，處險而不懼也。惟有守於其中，則不懼於其外。惟不懼，則不失其所亨，謂身雖困而誌則亨也，故曰『其惟君子乎』。其《象》又曰『君子以致命遂誌』者，是也。」童子又曰：「敢問『貞大人吉，無咎』者，古之人孰可以當之？」曰：「文王之羑里，箕子之明夷。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《革》之《彖》曰『湯、武革命，順乎天而應乎人』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逆莫大乎以臣伐君，若君不君，則非君矣。是以至仁而伐桀、紂之惡，天之所欲誅而人之所欲去，湯、武誅而去之，故曰『順乎天而應乎人』也。」童子又曰：「然則正乎？」曰：「正者常道也，堯傳舜，舜傳禹，禹傳子是已。權者非常之時，必有非常之變也，湯、武是已。故其《彖》曰『《革》之時大矣哉』云者，見其難之也。」童子又曰：「湯、武之事，聖人貴之乎？」曰：「孔子區區思文王而不已，其厚於此則薄於彼可知矣。」童子又曰：「順天應人，豈非極稱之乎，何謂薄？」曰：「聖人於《革》稱之者，適當其事爾。若《乾》《坤》者，君臣之正道也，於《乾》《坤》而稱湯、武，可乎？聖人於《坤》，以『履霜』為戒，以『黃裳』為吉也。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《革》去故而《鼎》取新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非聖人之言也，何足問！《革》曰去故，不待言而可知。《鼎》曰取新，《易》無其辭，汝何從而得之？夫以新易舊，故謂之革。若以商革夏，以周革商，故其《象》曰『湯、武革命』者是也。然則以新革故一事爾，分於二卦者，其誰乎？」童子又曰：「然則《鼎》之義何謂也？」曰：「聖人言之矣：『以木巽火，亨飪也。』」童子問曰：「《震》之辭曰『震驚百里，不喪匕鬯』者，何謂也？」曰《震》者，雷也。驚乎百里，震之大者也。處大震之時，眾皆震驚，而獨能不失其守、不喪其器者，可以任大事矣。故其《彖》曰『震驚百里，驚遠而懼邇也』。『不喪匕鬯，出可以守宗廟社稷，為祭主』者，謂可任以大事也。」童子曰：「郭公夏五，聖人所以傳疑。《彖》之闕文奈何？」曰：「聖人疑則傳疑也。若《震》之《彖》，其辭雖闕，其義則在，又何疑焉？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《艮》之《象》曰『君子以思不出其位』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《艮》者，君子止而不為之時也。時不可為矣則止，而以待其可為而為者也，故其《彖》曰『時止則止，時行則行』。於斯時也，在其位者宜如何，思不出其位而已。然則位之所職，不敢廢也。《詩》云『風雨如晦，雞鳴不已』，此之謂也。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『《歸妹》，征凶』，《彖》曰『《歸妹》，天地之大義，人之終始也』，其卦辭凶而《彖》辭吉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合二姓，具六禮，而歸得其正者，此《彖》之所謂歸妹者也。若婚不以禮而從人者，卦所謂征凶者也。」童子曰：「敢問何以知之？」曰：「《台》之辭曰『取女吉』。其為卦也，艮下而兌上，故其《彖》曰『上柔而下剛』，『男下女』，是以吉也。《漸》之辭曰『女歸吉』。其為卦也，艮下而巽上，其上柔下剛，以男下女，皆與《咸》同，故又曰『女歸吉』也。《歸妹》之為卦也不然，兌下而震上，其上剛下柔，以女下男，正與《咸》、《漸》反，故彼吉則此凶矣。故其《彖》曰『征凶，位不當也』者，謂兌下震上也。」童子曰：「取必男下女乎？」曰：「夫婦所以正人倫，禮義所以養廉恥，故取女之禮，自納采至於親迎，無非男下女而又有漸也。故《漸》之《彖》曰『漸之進也，女歸吉也』者是已。奈何《歸妹》以女下男而往，其有不凶者乎？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《兌》之《彖》曰順乎天而應乎人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『《兌》，說也』。『說以先民，民忘其勞。說以犯難，民忘其死』。說莫大於此矣。而所以能使民忘勞與死者，非順天應人則不可。由是見小惠不足以說人，而私愛不可以求說。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『《萃》聚也』，其辭曰『王假有廟』；『《渙》，散也』，其辭又曰『王假有廟』何謂也？」曰：「謂《渙》為散者誰歟？《易》無其辭也。」童子曰：「然則敢問《渙》之義？」曰：「吾其敢為臆說乎！《渙》之卦辭曰『利涉大川』，其《彖》曰『乘木有功也』，其《象》亦曰『風行水上，《渙》』。而人之語者，冰釋汗浹皆曰渙。然則渙者流行通達之謂也，與夫乖離分散之義異矣。嗚呼！王者富有九州四海，萬物之象莫大於《萃》，可以有廟矣；功德流行達於天下，莫大於《渙》，可以有廟矣。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《節》之辭曰『苦節，不可貞』者，自節過苦而不得其正歟？物被其節而不堪其苦歟？」曰：「君子之所以節於己者，為其愛於物也，故其《彖》曰『節以制度，不傷財，不害民』者是也。節者物之所利也，何不堪之有乎？夫所謂苦節者，節而太過，行於己不可久，雖久而不可施於人，故曰『不可貞』也。」童子曰：「敢問其人？」曰：「異眾以取名，貴難而自刻者，皆苦節也。其人則鮑焦、於陵仲子之徒是矣，二子皆苦

者也。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《小過》之《象》曰『君子以行過乎恭，喪過乎哀，用過乎儉』者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是三者施於行己，雖有過焉，無害也。若施於治人者，必合乎大中，不可以小過也。蓋仁過乎愛，患之所生也；刑過乎威，亂之所起也。推是可以知之矣。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《既濟》之《象》曰『君子思患而豫防之』者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人情處危則慮深，居安則意怠，而患常生於怠忽也。是以君子既濟，則思患而豫防之也。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『火在水上，《未濟》。君子以慎辨物居方』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《未濟》之《象》，火宜居下而反居上，水宜居上而反居下，二物各失其所居，而不相濟也。故君子慎辨其物宜，而各置其物於所宜居之方，以相為用，所以濟乎未濟也。」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